



祭公谏穆王征犬戎

题解

周穆王即位时，西周已经呈衰落气象，穆王为振兴王业，准备找借口讨伐西北的少数民族犬戎。大臣祭公劝谏，穆王不听，结果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，得到了犬戎的贡品，却失去了边疆各地少数民族对周朝的支持。

祭公进谏的言论是历史名篇。他认为圣王应当以德行招抚四方，不应炫耀武力。当然，祭公并不完全否定武力，他提出了用兵的两个条件：第一，要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如武王伐纣；第二，对方不接受礼法的约束而警告又无效时，则可以出兵讨伐。

原文

【一段】

穆王_(周穆王，西周第五位君王)将征犬戎_(西方少数民族西戎的一支)，祭公谋父_(周王室卿士，封于祭，故称祭公。谋父是祭公的名字。祭，zhài)谏曰：“不可。先王耀_(彰显)德不观_(展示，炫耀)兵。夫兵戢_(jí，收藏)而时动_(在适当的时机行动)，动则威，观则玩_(轻慢)，

译文

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，祭公谋父劝谏说：“不可以征伐。先王都是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的。兵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敛藏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行动，一旦出兵就会产生威慑力，倘若炫耀武力，别人就会轻慢，

玩则无震(威慑力)。是故周文公(周公旦,文王之子)之《颂》(指《诗经·周颂·时迈》)曰:‘载(则)戢干戈,载橐(gāo,收藏弓箭的袋子,这里指收藏)弓矢。我(指周武王)求懿德(美德),肆(传扬)于时(通“是”,这)夏(华夏),允(相信)王(周武王)保之。’先王之于民也,懋(mào,劝勉)正其德而厚其性,阜(增大,增加)其财求而利其器用,明利害之方(方,方向),以文(礼仪法度)修之,使务利而避害,怀德而畏威,故能保(保有,传承)世以滋(更大)大。

【二段】

“昔我先王世(世袭,世代担任)后稷(上古时的农官,掌管农务,周王室的始祖曾长期担任这一职务),以服事虞、夏。及夏之衰也,弃稷不务,我先王不窋(周王室先祖,曾在夏朝担任农官。窋,kū)用(因此)失其官,而自窜

轻慢就会失去威慑力。所以周文公的《颂》中说:‘收起干戈,藏好弓矢。武王追求美德,实施善政于华夏,相信武王一定能够守护华夏。’先王治理百姓,劝勉他们修养德行,使他们性情敦厚,增加他们的财富,让他们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可以使用,给百姓指明利害的方向,让他们学习礼仪法则,使他们能趋利避害,让远方的人感怀明君的恩德而畏惧兵威,因此才能够世代传承先王的基业并不断发展壮大。

“当初我们的先祖世代担任后稷这一职务,辅佐了虞舜和夏启两朝。到了夏朝衰落的时候,夏王废弃后稷这一职务,不再重视务农,我们的先王不窋失去了官位,逃亡到

(逃亡)于戎、狄之间，不敢怠业，时序(通“叙”，叙说)其德，纂(继承)修(整理)其绪(功业)，修其训典，朝夕恪(kè，谨慎)勤，守以敦笃(敦厚)，奉以忠信，奕世(累世，世世代代)载德(成就德行)，不忝(tiǎn，辱没)前人。至于(到了)文王武王，昭(发扬)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弗(不)欣喜。商王帝辛(即商代最后一位国君商纣王)，大恶于民。庶民不忍，欣戴(侍奉，拥戴)武王，以致戎(出兵，发动战争)于商牧(商郊牧野)。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(疾苦)而除其害也。

【三段】

“夫先王之制，邦内(首都及其城郊的地域，由周天子直接管辖，称作王畿)甸(王田)服(指诸侯对天子所尽的职责)，邦外(王畿外五百里之地，由诸侯管辖，叫侯畿)侯服(诸侯有供天子

戎狄活动的地方，仍不敢荒废祖业，时时叙说先王的德行，继承前人的功业，奉行先王的教训、典籍，从早到晚都谨慎勤奋，以敦厚自守，奉行忠信之道为准则，世世代代成就了这种德行，不曾辱没前人。到了文王武王时，继续发扬先王的光辉业绩，更加慈爱地对待百姓，恭敬地侍奉神灵保证百姓安居乐业，神灵和百姓无不欣悦。商纣王帝辛，对人民非常残暴。百姓不堪忍受纣王的暴政，乐于拥戴武王，所以武王才出兵商郊牧野伐纣。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，而是体恤百姓疾苦才为民除害。

“先王的制度规定，

王畿之内称为甸服，王畿

之外的侯畿称为侯服，

驱使的义务)，**侯、卫**（指侯畿到卫畿之间的地域）**宾服**（以宾客的身份服侍天子，故名宾服），**蛮、夷**（卫畿以外有蛮、夷二畿）**要服**（依照盟约服侍天子。要，束缚），**戎、狄**（“要服”范围外的地方，称作镇畿、蕃畿，与戎狄同俗）**荒服**（居政教荒远之地而服侍天子）。**甸服者祭**（助天子日祀，即供奉天子祭祀先父和先祖父的祭品），**侯服者祀**（助天子月祀，即供奉天子每月祭祀曾祖和高祖的祭品），**宾服者享**（助天子四季时享，即供奉天子每个季度祭祀远祖宗庙的祭品），**要服者贡**（进行岁贡，每年入朝进贡），**荒服者王**（新君即位时来京朝见天子）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训也。**有不祭则修意**（反思，检查）**意**（思想），**有不祀则修言**（号令），**有不享则修文**（法令，制度），**有不贡则修名**（名号尊卑），**有不王则修德，序成**（上述五个方面依次反思检查过）**而有不至则修刑**（依法处置）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

侯畿到卫畿之间的地域称为宾服，蛮畿和夷畿称为要服，处于戎、狄一带的镇畿和蕃畿称为荒服。甸服内诸侯要助天子日祭，侯服内诸侯要助天子月祀，宾服内诸侯要助天子四季时享，要服蛮夷要每年入朝进贡，荒服内戎狄要在新君刚即位的时候来京朝见天子。每日一次的祭、每月一次的祀、每季一次的享、每年一次的贡以及荒服邦国的国君一生朝见一次的礼仪，都是先王制定的法则。如果甸服邦国不助日祭，天子就要反省自己的思想；侯服不助月祀，天子就要修整自己的号令；宾服邦国不助季享，天子就要检查国家的法令制度；要服邦国不供岁贡物品，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；荒服邦国新君不肯朝见，天子就要反思自己的德行。这五方面依次反思检查过了，地方诸侯还是有不履行义务的，那就要依法处置。所以才有了惩罚不助日祭的，讨伐不助月祀的，征讨不助季享的，

让（谴责）不贡，告（用文辞告谕对方）不王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（治）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（谴责）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（发布）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而无勤（劳）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不服。

【四段】

“今自太毕、伯士（犬戎的两位君主）之终（去世）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。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’其无乃（其、无乃均表揣测、大概）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（疲惫）乎！吾闻夫犬戎树（树立）惇（dūn，敦厚），帅（固守）旧德而守终（始终）纯固（专一），其有以御我矣！”

王不听，遂（于是）征之，得四白狼，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谴责不供年贡的，告谕不来朝见天子的。于是对不助日祭者有刑罚之治，对不助月祀者有攻伐之兵，对不以时献享者有征讨之备，对不入朝进贡者有威责之令，对戎狄新君不入朝尊王者有文辞之告。如果文告辞令发布后仍然不肯履行义务，那么天子就要进一步修养自身品德，而不是轻易劳民远征。所以近处的诸侯没有不听从的，远处的诸侯没有不信服的。

“如今自从犬戎的大毕、伯士两位国君去世以后，历代犬戎的继任者都按照他们的职责来朝见天子。天子您说：‘我一定要以他们不肯贡献时享祭品的名义征讨他们，向他们炫耀武力。’这恐怕是抛弃了先王的遗训，也会使天子您感到疲惫吧！我听说犬戎性情敦厚，固守先王的德行而始终专一，凭借这一点他们完全可以抵抗我们！”

周穆王不听劝阻，于是出兵征伐犬戎，得到犬戎供奉的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后归来。从此以后，荒服地区的戎狄再也不朝见周天子了。

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

题解

密康公不听从其母亲的教诲，不肯将三位同姓女子贡献给周恭王，而要娶她们为妻。一年之后，密国被周恭王所灭。密康公之母提出的“小丑备物，终必亡”的道理，值得重视。小人物贪欲过大，占有过多的财富，注注会为自己招来祸患。

原文

恭王_{(西周国君，名伊扈(hù)，周穆王之子)}游于泾_(水名，渭河第一大支流)上，密康公_(密国君主，姬姓)从，有三女奔_(不经过媒妁而私自投奔)之。其母曰：“必致_(献)之于王。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粲_(càn，极其美好)。王田_(通“畋”，狩猎)不取群，公行下众_(诸侯出行，遇到三人聚在一起就扶着车前横木致礼)，王御_(迎娶嫔妃)不参_(同“叁”，三)一族。夫粲，美之物也。众以美物归女_(你)，而_(尔，你)何德

译文

周恭王到泾河边游玩，密康公随从，有三位同姓的女子私自投奔并要嫁给康公。康公的母亲说：“一定要把她们献给天子。三只野兽在一起称为‘群’，三个人在一起称为‘众’，三位女子在一起可以称为‘粲’。天子狩猎不会同时猎取三只野兽，诸侯出行时遇到三人聚在一起就扶着车前横木致礼，王迎娶嫔妃也不敢把同族的三个女子一起娶过来。“粲”是极其美好的事物。人们把极其美好的事物给你，你凭什么德行

以堪_{（承受）}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_{（小人物）}乎？小丑备物_{（得到的东西太多）}，终必亡。”康公不献。一年，王灭密。

接受呢？天子尚且不能承受，何况是你这样的小人物呢？小人物得到的东西太多，最终一定会灭亡。”康公不肯将她们献给周恭王。过了一年，恭王灭掉了密国。

邵公谏厉王弭谤

题解

本篇记载了邵公就如何对待百姓的言论而向周厉王提出的劝谏。他认为，百姓的言论和先王的训教、官员的谏言等都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依据。治理百姓，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表达观点，倘若限制言论，必然会引起百姓的不满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周厉王没有听从邵公的建议，最后被国人流放到偏远的彘地。

原文

厉王_(西周第十位国王，姬姓，名胡，是西周有名的暴君)虐，国人_(居住在国都的人)谤_(指责)王。邵公_(邵穆公，名虎，周初功臣邵康公的后人)告曰：“民不堪_(忍受)命_(政令)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_(卫地的巫人)，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_(mǐ，禁止)谤矣，乃_(连词)不敢言。”邵公曰：“是障_(堵塞)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_(严重，厉害)于防川。

译文

周厉王暴虐，居住在国都的人都指责他。邵公对他说：“百姓不堪忍受您的政令了！”厉王很生气，找来卫地的巫师，让他监督指责的人，把指责者上报给厉王，厉王就杀掉他。百姓没有敢说话的，路上见了面就用眼色示意。厉王很高兴，对邵公说：“我能禁止国人指责我了，他们不敢说我的坏话了。”邵公说：“您这是堵住了百姓的口。堵住百姓的口，比堵住河流还可怕。

川壅（堵塞）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（治理河流的人）决（疏通）之使导（通畅），为民者（管理百姓的人）宣（疏导）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（gǔ，盲人，无目为瞽，指乐师）献曲，史献书，师（师氏的简称，《周礼》以之为教国子之官）箴（箴言，具有警示作用的言辞），瞍（sǒu，眼中没有瞳仁的人）赋，矇（失明的人）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（劝谏之辞），亲（宗室）戚（外戚）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（qí，六十岁的人）、艾（五十岁的人）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（逆，违背）。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（这）乎出；犹其原（宽阔平坦的土地）隰（xí，低下潮湿的土地）之有衍（低下平坦的土地）沃（有河流灌溉的土地）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

河流被堵住后一旦决口，淹死的人一定很多，堵住百姓的口也是一样。所以治理河流的人要疏通河道，使它通畅，管理百姓的人要疏导百姓，让他们说话。因此天子处理政务，要让公卿、大夫及各位士人献呈民间诗歌，乐师献呈民间乐曲，史官献呈古书，师氏奉上箴言，瞍者诵读讽谏的诗篇，矇者吟咏讽谏之语，执掌各类技艺的工匠进谏，百姓的建议能够传达给天子，左右近臣尽心劝谏，天子的宗亲和外戚弥补督察，乐官和史官进行教诲，元老重臣修饬政令，然后天子斟酌取舍，这样政策才能施行而不会违背民情。百姓有口，就好比土地有山川河流一样，财富用度从这里产生；又好比高低起伏的大地有平川沃野一样，衣食从这里产生。百姓口出议论，

善败于是乎兴，行善而备
(防备) 败，其所以阜 (阜，增
多) 财用、衣食者也。夫民
虑之于心而宣 (表达) 之于
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
若壅其口，其与 (语气词) 能
几何 (多少)？”王不听，于是
国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流
王于彘 (zhì，晋国地名，在今山西
霍县)。

国家政事的好坏可以借此反映出来，百姓认为好的就推行，百姓认为坏的就防范，才能使百姓的衣食财用大大增加。百姓把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，君王认为可行就推行它，怎么可以阻止他们表达呢？如果堵住他们的口，这还能有多少人支持您呢？”厉王不听劝告，于是国都里没有谁敢说话。过了三年，国人就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了。

阅读指导

国人：周代居住在都城里面的人叫作国人，住在郊外的人叫作野人。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，从天子到士人，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有资格继任爵位，其他各支则被分封到各地。天子一支分封为诸侯，诸侯一支分封为大夫，大夫一支封为士，士一支就不再享有爵位，成为庶民，这些庶民生活在都城，负责向国家交纳贡赋，有一定的经济地位。虽然他们处于政治的下层，但如果他们联合行动，其实力还是不可小觑的。春秋时期，国人甚至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，左右战争的胜败。

内史过论神

题解

内史过认为，神灵既可以带来福祉，又可以带来灾祸，关键要看国君是否具备良好的德行。如果国君能够勤政爱民，神灵就会使国家兴盛；如果国君荒淫腐败，神灵就会使国家灭亡。虢国君王不修德行，却向神灵祈求土地，一定会遭到灾祸的。

原文

【一段】

十五年，有神降于莘^{（地名，春秋时期属虢〔guó〕国）}，王^{（周惠王）}问于内史^{（周大夫。内史代表周王室到诸侯国行聘问、庆吊、策命之礼，时人认为他们通晓神道与天道，能预知吉凶）}过^{（人名）}，曰：“是何故？固^{（以前）}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国之将兴，其君齐明^{（专一明智）}、衷正^{（中允公正）}、精洁、惠和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^{（芳香，比喻德行好）}，其惠足以同^{（凝聚）}其民人。神飨^{（xiǎng，接受祭祀）}而民听^{（顺从）}，民神无怨，

译文

周惠王十五年，有神灵降至虢国莘地，周惠王询问内史过，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吗？”内史过回答道：“有过这种事。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，国君专一明智、中允公正、精诚高洁、惠爱 and 善，他的德行能够昭示美好，他的恩惠足以凝聚百姓。神灵乐于接受祭祀，百姓乐于顺从政令，百姓和神灵都没有怨恨，



故明神降之，观其政德而均布_{（施与）}福焉。国之将亡，其君贪冒、辟邪、淫佚、荒怠、粗秽、暴虐；其政腥臊，馨香不登_{（升）}；其刑_{（刑罚）}矫诬，百姓携贰_{（怀有二心）}，明神不蠲_{（juān，清洁）}而民有远志_{（远叛的意图）}，民神怨痛，无所依怀_{（依归）}，故神亦往焉，观其苛_{（苛政）}慝_{（tè，恶）}而降之祸。是以或见神以兴，亦或以亡。昔夏之兴也，融_{（祝融，火神名）}降于崇山_{（嵩山）}；其亡也，回禄_{（火神名）}信_{（停留两夜）}于聆隧_{（古地名。聆，qín）}。商之兴也，棁机_{（táo wù，一种神兽）}次_{（住两夜以上）}于丕山_{（大山，一说丕为山名）}；其亡也，夷羊_{（一种神兽）}在牧_{（牧野，武王伐纣之处）}。周之兴也，鸛鸛_{（yuè zhuó，凤凰的别名）}鸣于岐山；其衰也，杜伯_{（周大夫，被周宣王错杀，死后化为厉鬼射杀宣王）}射王于郾_{（hào，即镐京，西周都城）}。是皆明神之志_{（记载）}者也。”

所以神灵降临，观察君王的德政并施与福祉。国家将要衰亡的时候，国君贪得无厌、放荡邪恶、荒淫无度、迷乱懈怠、粗鄙污秽、残暴酷虐；政治气氛腥臊难闻，祭品的芳香之气不能上升；国家刑罚混乱，百姓怀有二心，神明以为祭品不洁净，而百姓有远叛意图，百姓和神灵都怨恨痛苦，感到没有依靠，因此神灵也会降临，观察国君的苛政恶行并降给他灾祸。所以有时见到神灵而国家兴旺，有时见到神灵而国家灭亡。过去夏朝兴起的时候，祝融出现在嵩山；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，回禄在聆隧停留了两夜。商朝兴起的时候，棁机在丕山住了两夜以上；将要灭亡的时候，夷羊出现在牧野。周朝兴起的时候，凤凰在岐山鸣叫；将要衰微的时候，杜伯的鬼魂在镐京射杀了宣王。这些都是关于神灵降临的记载啊。”

【二段】

王曰：“今是何神也？”对曰：“昔昭王_{（周康王之子，名瑕，西周第四代君主）}娶于房_{（国名）}，曰房后，实有爽德_{（失德，德行上有过失）}，协_{（合）}于丹朱_{（帝尧之不肖子）}，丹朱凭_{（依附）}身以仪_{（匹配）}之，生穆王_{（即周穆王，名满）}焉。是_{（这，指丹朱）}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。夫神壹_{（一心）}不远徙迁，若由是观之，其丹朱之神乎？”王曰：“其谁受_{（承受）}之？”对曰：“在虢_{（guó）}土。”王曰：“然则何为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道_{（有道）}而得神，是谓逢_{（迎）}福；淫而得神，是谓贪祸。今虢少_{（稍）}荒_{（荒淫）}，其亡乎？”王曰：“吾其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使太宰_{（官员，掌祭祀）}以祝_{（太祝，祭祀时负责祝祷祈福）}、史_{（太史，祭祀时负责安排位次）}、帅_{（率领）}狸狌_{（丹朱的后裔）}，奉牺牲_{（祭祀用的纯毛体全的牲畜）}、粢盛_{（zī chéng，盛在祭器中的谷物）}、玉帛往献焉，无有祈_{（祈求）}也。”

惠王说：“现在降临的是什么神灵呢？”内史过回答说：“过去周昭王娶了房国的女子，人们称她为房后，实际上她德行不佳，言行与丹朱相合，丹朱附身于房后并与她相配，生下了周穆王。丹朱就是降临于周代子孙而主宰他们祸福的神灵。神灵一心依托于人，就不会迁徙离开，如果从这点来看，应当是丹朱之神吧？”惠王说：“谁会承受神所降的祸福呢？”内史过回答说：“虢国会承受。”惠王说：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内史过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：有道之人而遇到神灵，叫作迎福；邪淫之人遇到神灵，叫作招祸。现在虢君荒淫，大概会亡国吧？”惠王说：“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件事呢？”内史过回答说：“派遣太宰带着太祝、太史，率领丹朱的后裔狸狌家族，带着牺牲、谷物、玉帛一类的祭品前去祭祀，千万不要向神灵祈求任何东西。”

【三段】

王曰：“虢其几何（多少年）？”对曰：“昔尧临民以五，今其胄（后裔，指丹朱之神）见（同“现”，出现），神之见也，不过其物（数）。若由是观之，不过五年。”王使太宰忌父（周公忌父）帅傅氏（与狸氏同为丹朱之后）及祝、史奉牺牲、玉鬯（chàng，祭祀用的礼器）往献焉。内史过从至虢，虢公亦使祝、史请土（祈求土地）焉。内史过归，以告王曰：“虢必亡矣，不禋（yīn，诚心地祭祀）于神而求福焉，神必祸之；不亲于民而求用（使用民力）焉，人必违之。精意（精诚的心意）以享（献），禋也；慈保（养育）庶民，亲也。今虢公动匮（穷尽）百姓以逞（满足）其违（违背情理的欲望），离民怒神而求利焉，不亦难乎！”十九年，晋取虢。

惠王说：“虢国还能坚持多少年？”内史过回答说：“过去帝尧每五年到民间巡视一次，现在他的后人丹朱之神出现，神灵现身不会超过这个数字。由此来看，虢国不超过五年就会灭亡。”周惠王命令太宰忌父率领狸姓的傅氏家族和太祝、太史带着牛羊、玉鬯等前去献给神灵。内史过跟着太宰一同到了虢国，虢国公也派太祝、太史去向神灵祈求土地。内史过回到东周，把这件事情告诉惠王说：“虢国一定要灭亡了。不诚心地祭祀神灵却要祈求神灵降福，神灵一定会降下灾祸的；不亲近百姓而要使用民力，百姓一定会背离他的。以精诚的心意献享神灵，这叫作禋祀；用慈爱之心养育百姓，这叫作亲民。现在虢国之君过度动用民力来满足他个人的违背情理的欲望，使人民离心，神灵愤怒，还要祈求利益啊，这不是太难了吗！”惠王十九年，晋国攻取了虢国。

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

题解

晋文公接受周天子的赐封，举止动作合乎礼仪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，这反映了他对天子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。这种知礼、守礼、恭敬君上的态度，得到了内史兴的赞扬。内史兴预言晋文公一定会称霸诸侯，建议周襄王厚加礼遇。襄王听从了内史兴的建议，后来果然得到了晋文公的帮助，而晋文公也成就了霸业，证实了内史兴的预言。

原文

【一段】

襄王使太宰文公_(东周王室卿士王子虎)及内史兴_(东周内史叔兴父)赐晋文公_(名重耳，春秋五霸之一)命。上卿逆_(迎接)于境，晋侯郊劳_(到郊外慰劳)，馆_(安排住所)诸宗庙，馈九牢_(猪、牛、羊各一只称为一太牢，九牢为九份太牢)，设庭燎_(厅堂上照明的大烛，在当时表示隆重的礼节)。及期_(举行典礼的日期)，命于武宫，设桑主_(晋献公的牌位，桑木制成)，布几

译文

周襄王派太宰文公和内史兴向晋文公颁赐任命。晋国的上卿到国境去迎接天子使者，晋文公亲自到郊外慰劳，将天子使者安顿在宗庙中，用九牢之礼盛情款待他们，官殿的厅堂安设了照明的大火把。到了举行典礼的日期，晋文公在祖庙武宫接受赐封，庙中设立用桑木制成的晋献公的牌位，安排了

筵。太宰莅（lì，临，指主持）之，晋侯端委（身着无爵位的人穿的玄色的礼服和戴的玄色礼帽）以入。太宰以王命命冕服（侯爵的礼服。冕，大冠；服，鹭〈bì〉服），内史赞（赞唱）之，三命而后即冕服。既毕，宾（宾客之礼）、飧（xiāng，飧食之礼）、赠、饯（jiàn，郊送饮酒之礼），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。内史兴归，以告王曰：“晋不可不善（善待，结好）也，其君必霸。逆王命敬，奉礼义成（奉行礼仪非常适当）。敬王命，顺之道也；成礼义，德之则也。则德以导诸侯，诸侯必归之。且礼所以（用来）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，忠所以分（判断）也，仁所以行（施行）也，信所以守也，义所以节（节制）也。忠分则均，仁行则报（得到回报），信守则固，义节则度。分均无怨，行报（施行生效）无匮，守

筵席。太宰文公主持仪式，晋文公穿着玄色的礼服、戴着玄色的礼帽进入。太宰根据周天子的命令，赐予晋文公侯爵的服饰，内史赞唱礼仪，晋文公推辞了三次后才接受了冕服。仪式结束后，晋文公依照公命侯伯的礼仪进行，举行了接宾、飧食、馈赠和郊送等仪式，态度十分谦和融洽。内史兴回到东周，将晋文公的行为禀告周襄王说：“我们不能不善待晋国，晋君一定会称霸诸侯。他迎接周天子的赐封恭敬，奉行礼仪非常适当。尊敬天子的命令，是表示恭顺的做法；遵守礼仪，是显示德行的法则。以道德准则来引导诸侯，诸侯一定会归附晋君。况且，礼仪是用来观察忠、信、仁、义的，忠是用来判断的，仁是用于施行的，信是用于坚守的，义是用于节制行为的。公正分配就会合理，施行仁德就会得到报答，遵守信用就会稳固，以义节制行为就会适度。分配合理就没有怨恨，施行生效财物就不会匮乏，遵守

固不偷（苟且），节度（适度）不携（离心离德）。若民不怨而财不匮，令不偷而动不携，其何事不济（成功）！中能应外，忠也；施三（指三次推让）服义（行为合宜），仁也；守节不淫（过分），信也；行礼不疚（过失），义也。臣入晋境，四者不失，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，王其善之。树（种植，指施恩）于有礼，艾（养）人必丰（丰厚）。”

【二段】

王从之，使于晋者道相逮（dài，及）也。及惠后（周惠王的王后）之难，王出（出亡）在郑，晋侯纳之。

承诺就不会苟且行事，节制适度就不会离心离德。如果百姓没有怨恨并且财用不缺乏，执行命令不苟且并且行为不离心离德，那么做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！表里相应，叫作忠；三次推让而行为合宜，叫作仁；遵守礼节而又不过分，叫作信；举止合乎礼仪而没有过失，叫作义。我进入晋国境内，看到他这四个方面都没有疏漏，所以我认为晋文公能够遵守礼仪，大王您善待他吧。向懂得礼仪的人施恩，他的报答一定丰厚。”

周襄王听从了内史兴的建议，派往晋国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。后来发生了惠后之乱，周襄王出奔到郑国，是晋文公护送襄王恢复了王位。

阅读指导

惠后之难：惠后是周惠王的王后，是周襄王的继母。惠后之子名子带，与襄王的王后隗氏私通，周襄王废隗氏，周大夫颓叔、桃子奉子带的命令以翟师伐周，周襄王出逃到郑国。后来晋文公生擒子带，送周襄王回都城。